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九百三十八至四十

詳校官中書臣賈　鉞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庶吉士臣毛鳳儀

謄録監生臣桑　英

冊府元龜卷九百三十八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姦佞第二
唐封倫字德彛彛少聰明多狡筭頗涉書史初仕隋釋褐為州都俄以蔭補左翼衛外如謹厚内殊險詖當官處政必協姦謀因從楊素行軍以諂事素甚異之遂妻之以從妹後素受委營仁壽宮又引德彛為土工監及

文帝幸宮所見制度侈麗大怒曰楊素不誠矣殫百姓之力雕飾離宮為吾結怨於天下也素惶恐慮將獲譴德彝曰公當勿憂待皇后至必有恩詔明日果召素入對獨孤后勞之曰公大用意知吾夫妻年老無以娛心盛飾此宮實為孝順素退問德彝曰卿何以知之對曰至尊性儉故視見而怒然雅聽后言皇后婦人也惟麗是好后心既悅聖慮必移所以知耳素歎服曰揣摩之才非吾所及也素負勲恃貴多所陵侮唯激賞德彝因

撫其牀曰封郎後時必當據吾此座

李安儼初事隱太子及太子敗率兵拒戰太宗以為忠於所事故任用之至中郎將典屯兵於北門甚見親委其弟思暕為太子通事舍人貞觀中太子承乾因思暕以致賂安儼亦深自託於承乾嘗言於太宗曰皇太子及諸王陛下處置未為得所且太子國之本也伏願深其思慮以安天下之情太宗曰我識卿意我兒雖患脚猶為長嫡豈可捨嫡立庶乎安儼以白承乾大喜又令

左右遺以黄金

趙元楷武德中為交河道行軍總管時侯君集為元帥馬病蟲顙元楷以指霑其膿而齅之以諛君集為御史所劾左遷括州刺史

姚璹則天朝為桂州都督府長史時則天雅好符瑞璹至嶺南訪諸山川草樹其名號有武字者皆以為上應國姓列奏其事則天大悦召拜天官侍郎

宗秦客者蒲州河東人則天從父姊之子也垂拱中潛

動則天革命稱帝繇是累遷内史

李思文為司僕少卿垂拱元年表請改姓武氏則天許之

迦葉志忠中宗朝右驍衛將軍知太史事志忠上表曰昔高祖未受命時天下歌桃李子太宗未受命天下歌秦王破陣高宗未受命天下歌堂堂天后未受命天下歌武媚娘伏惟應天皇帝未受命時天下歌英王石州順天皇后未受命時歌桑條韋也女六合之内齊首蹀

足應四時八節之會歌舞同歡豈與夫簫韶九成百獸率舞同年而語哉伏惟皇后降帝女之精合為國母主蠶桑之事以安天下后妃之德於斯為盛謹進桑條歌十二篇伏請宣布中外進入樂府皇后先蠶之事以享宗廟帝悅而許之時賜志忠莊一區雜綵七百段太常少卿鄭愔又引而申之播於舞詠亦受厚賞兵部尚書楚客又諷補闕趙延禧表陳符命解桑條以為十八之符請頒示天下編諸史册帝大悅

鄭愔諂事張易之兄弟歴殿中侍御史易之伏誅愔左授宣州參軍尋坐贓逃歸東都諂事武三思及韋氏悖逆庶人歴遷吏部侍郎

李繁宰相泌之子泌為相薦夏縣處士北平陽城為諫議大夫城深德泌及殁戸部尚書裴延齡巧佞有恩竊弄威權朝臣無不側目城忠正之士尤忿嫉之一日盡疏其過欲密論奏以繁故人子謂可親信遂示其疏草兼請繁繕寫繁既寫訖悉能記之其夕乃徑詣延齡具

述其事延齡聞之卽時請對盡以城章中所欲論告節目一一自解及城疏入德宗返以為妄不為之省

李訓本名仲言宰相揆之族孫訓從父逢吉為宰相以訓陰險善計事極親厚之後竟以武斵之獄流于嶺表數歲會赦還丁母憂居于東雒時逢吉為留守思復柄用逢吉雖暮年以怨裴度故嘗憤鬱不快每召訓游說訓揣知逢吉意卽以奇計動之且言已與鄭注善逢吉聽其言因振袂奮臂謂訓卽日能就其謀因遺訓金帛

數百萬訓居喪服中持之西來因得以厚自交結遂因

鄭注委質于中尉王守澄

鄭注絳州翼城人始以藥術游揚長安中權豪間日有

知遇注者或云本姓魚冒姓鄭氏時人亦號為魚鄭及

注之用事天下有水族之號焉元和十二年李愬為襄

州節度使注以客請愬愬得其秘藥因厚遇之署為節

度衙推愬遷鎮徐州注從之赴職軍中利害愬往往與

之參議注詭賊陰狡善探人意旨至是與愬籌畫未嘗

不暗會其機巧然挾奇任數專作威福軍府多害之時王守澄為徐州監軍使一日以軍中之苦白于愬愬曰彼誠如此然實奇才也將軍試召之與語苟不合意去之未晚也愬即召注令詣監軍所守澄欲見之初尚遲難及延坐與語機辯釋然盡中其意即延入于中堂翼日守澄反以誠欵託注於愬請全護之愬即加署注節度巡官齒諸賔列自此注遂委身於權幸之伍矣及守澄入總樞密當長慶寶歷之際國政多專於守澄注晝

伏夜動攘竊販賣於其間初則讒邪姦巧之徒附之以圖進取數年之後要官權臣爭湊其門累從山東京西諸軍歷衛左評事御史又以檢校庫部郎中兼侍御史從昭義劉從諫軍為節度副使既陰以罪誣奏宋申錫時之守道居正者始側目視之注有口辯機數過人賣官鬻權積財累巨萬復能糞土金帛居京師善和里宅通永巷重檐複壁陰召引京師不肖及四方節將豪猾通問往來日招權利閒日赴軍與守澄款昵語必移時

或通夕無寐李訓既附注以進承間遂入謁于帝時之輕浮躁進者盡趨於注矣太和九年夏自太僕卿除工部尚書翰林侍讀學士是時李訓亦居内庭二人相挾日侍帝前說帝以昇平之策帝益惑其說當是時訓注之權赫於天下内外呼吸噂沓賢不肖昇黜混亂而注自謂弛張變化一時無比然識者知其所挾非正必能致亂于時及京師急變注自岐陽將親兵五百餘人至關下行至扶風聞李訓等敗走注即歸鎮憂惑不安將

欲舉兵詣闕監軍使張仲清已得密詔乃紿注而召之注恃其兵衛即云就召監軍使伏勇卒以待之注至坐定斬其首持以號令注之親兵乃自散逐盡殺其家屬無孑遺初未得注京師憂恐至是人人慶快焉

王叔文初自順宗為太子時以碁進太子又學書於王伾二人俱待詔翰林數侍太子碁叔文譎詭多計順宗嘗與諸侍讀及叔文等論時政及宫市事順宗曰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順宗獨自留

叔文謂曰向者君奚獨無言豈有意耶叔文曰叔文幸蒙太子有所見教不以閒太子職當視膳問安不宜及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順宗大驚因涕泣曰非先生寡人無繇知此遂大愛幸與王伾兩人相依附俱出入東宮

韓中僕射臯之從父弟皃狂喜酒博以罪斥逐元和中量移宣州管內縣尉會赦得還觀察使元錫遂以疏薦之中陰結内倖用事者因為錫通達錫厚輸其貨謀領

大權未幾果以詔徵既非公望又陰迹稍露至闕累召對于延英於是諫官及在位者屢以疏論竟沮其謀復舊任雖未加黜責人亦賀帝聽允公議

後梁張禕以司徒致仕庶人友珪偽鳳歷元年禕著南郊賦一篇來獻以金帛賜之

後唐蘇循在唐為禮部尚書首賛梁祖受九錫又其子楷駮昭宗謚號敬翔惡其為人父子放歸田里乃寓居河中積年會莊宗將副人望求唐室舊臣遣使自河中

徵赴鄴都初監軍使張承業惜經國之費未欲上議即尊之事諸將賓僚無敢言者及循至鄴入衙城拜魏帥廳謂之拜殿翌日獻畫日筆三十管冀悅帝心其諂進如此承業聞之怒會河東節度副使盧汝弼卒因以代之明年春偶食蜜雪而卒

陳乂為給事中充樞密直學士性姦險好為陰計始在梁事張漢傑滅宗莊宗時佐郭崇韜伐蜀而郭又覆族至是朱宏昭拔用之不兩月宏昭及禍其時僻政拙謀

而又有力焉

張文禮初鎮州大將也自燕歸於王鎔察鎔不親政事遂曲事當權者以求銜達每對鎔自言有將才孫吳韓白莫已匹也鎔賞其言大悅為小校給遺甚厚與姓為義男改名德明自是調發兵馬每將軍令

何澤為太僕少卿致仕長興四年八月自河陽遣婢宜子投匭上書請立秦王從榮為皇太子澤前任吏部郎中舊曾與宰相趙鳳使府同院為判官因是舊數泣告

於鳳求為給諫鳳怒其躁佞除授秘書少監堂吏有姓何者私報澤澤即稱新授秘書少監臣澤上章訴屈大畧云臣伏尋近例自郎中拜給諫者即崔慥張延雍皆自郎官拜諫議況臣在郎署粗有勤勞無罪左遷有同排擯事下中書宰臣執奏何澤新命未下便敢稱謂開天不知澤何處授此官位誣罔朝綱法當不敬繇是命太僕少卿致仕退居河陽澤性好内侍婢十餘人公私請託多令諸婢出入至於掌闈待客輒無形迹既久退

居心常鬱鬱年七十餘求進未已既見從榮位望隆盛帝又多病自素與執政私憾欲報仇於一時即令婢宜子詣闕投匭上章大畧曰立儲之事人所難言内外大臣不忍輕議臣所以冒死以聞又云臣前在班行不求致仕乃是宰執抑臣屏退所以不盡臣才明宗覽澤表不悦私謂近臣曰羣臣欲立儲君吾自歸河東養老雖然不得已令大臣商議大臣聞帝所言不敢可否即議加從榮大元帥之命俄而致從榮不軌之變緜澤啓其

釁端也
段凝梁末為招討使乞降累授兖州節度使初謁見莊宗因伶人景進通貨於宮掖又天性姦佞巧言飾智善候人意契丹寇幽州命宣徽使李紹宏監護軍以禦北虜凝與董璋戍瓦橋關凝巧事紹宏紹宏嘗乘間奏凝蓋世奇才可以大任屢請以兵柄委之郭崇韜奏曰凝亡國敗軍之將姦諂難狀不可信也凝在藩鎮私用庫物數萬計有司促償中旨貰其負

孔循幼孤流落洛都市人李讓畜之然性黠慧讓以軍功為朱温所寵温以讓為子號朱友讓循又姓朱循漸長成尤頴悟朱温選為綱紀温之乳媪掌事者而循親之乳媪為之義母媪之外夫趙氏循又隨媪夫姓曰趙名殷衡昭宗自鳳翔還京左右前後皆朱温之腹心時殷衡年十七八為宣徽副使及東遷維都殷衡與蔣玄暉張廷範等受朱温密旨同弑昭宗輝王即位蔣玄暉為樞密使因事與殷衡不相協時朱温欲受九錫即禪

輝王位朱温在宿州行營玄暉自往咨謀其事稍遲留朱温怒玄暉會殷衡至温問不行九錫之繇殷衡曰玄暉與張廷範同謀恢復唐家向何皇后前同立盟誓以此故不欲王速行九錫温怒是日遣使與殷衡同來遂殺何皇后及蔣玄暉張廷範柳璨等十餘族殷衡以功為權樞密副使朱温之世掌要密權莊宗末知汴州軍州事會明宗自鄴城南趨東門莊宗東出汜水循西則奉表迎奉亦遣人北輸密欵

張遵誨為客省使明宗將有事于南郊為儀仗法物使初遵誨以歷位尹正與安重誨素亦相款心有望於節鉞重誨嘗視法物於脩行寺因過遵誨之第遵誨於中堂出女妓珍幣以為壽有彈箏妓尤善欲以奉重誨時樞密學士史圭閻至等在席素惡遵誨之阿諛有不平之色重誨曰吾自有妓媵不煩掠美於人自是左右益言其短及郊禋畢以為絳州刺史鬱鬱不樂離京之日白衣乘馬於隼旗之下至郡無幾而卒

石知訥為殿中少監本梁時之走吏也以姦險自進漸厠簪組夏魯奇辟為河陽節判移任許州亦佐之及魯奇權知襄州知訥為殿中少監尚居于許下朱守殷叛知訥走人勸魯奇棄其城而歸許州漢上戍兵幾將為亂朝廷知之詰其所自魯奇沮之而知訥貶憲州司戶尋與温韜同詔賜死

怨刺

古者行人之官每歲孟春振木鐸徇于路采耳怨刺之

詩以聞于天子故五子之歌風雅之什率多怨誹風刺之言也騷人已來作者間出其或含忠履潔遭讒構越世高蹈捨去榮祿痛國政之頽廢嫉時風之澆競因廢滯而形賦詠發憤懣而譏公卿至於遷斥流落窮愁困辱詞人才子往往而有何嘗不摭靈均之遐韻襲長沙之逸軌託文以示諷因言以見志斯可哀也已若乃負釁而忘悔長傲而自棄鮮克内省形於詆訾傳所謂居下流而訕上者乃仲尼之所惡焉

夏王太康失邦啟子也盤于遊田不恤民事為羿所逐不得反國昆弟五人須于雒汭作五子之歌太康五弟與其母待太康於雒水之北怨其不反故作歌曰太康尸位以逸豫尸主也主以尊位為逸豫不勤滅厥德黎民咸貳君喪其德則衆民皆貳其心矣乃盤遊無度盤樂遊逸無法度畋于有雒之表十旬弗反雒水之表水之南十日曰旬田獵過百日不還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有窮國名羿諸侯名距太康於河不得入國遂廢之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御侍也言從畋徯于雒之汭五子咸怨待太康怨其久畋失國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述循也歌以叙怨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皇君

也君祖禹有訓戒近謂親之下謂失分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言人君當固民以安國 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言能畏敬小民所以得衆心 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三失過非一也不見是謀備其微 予臨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十萬曰億十億曰兆言多懔危貌朽腐也腐索馭六馬言危懼甚 為人上者柰何不敬能敬則不驕在上不驕則高而不危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作為也迷亂曰荒色女色禽鳥獸 甘酒嗜音峻宇彫牆甘嗜無厭足峻高大彫飾畫 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此六者棄德之君必有其一有一必亡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陶唐帝堯氏都冀州統天況兼有乎

下四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言失堯之道亂其法制自致滅亡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君萬國為天子典謂經籍則法貽遺也言仁及後世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金鐵曰石供民器用通之使和平則官民足言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以取亡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曷何也言思而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仇怨也言當依誰以復國乎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鬱陶言哀思也顏厚色愧忸怩心慙慙愧於仁人賢士弗慎厥德雖悔可追言人君行已不慎其德以速滅敗雖欲悔其可追及乎言無益

周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父卒兄弟讓位歸於周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采薇而食之及餓而死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

召穆公康公後也作民勞五章刺厲王也厲王時賦斂重數繇役煩多人民勞苦輕為姦宄彊凌弱衆暴寡作寇害故穆公以刺之又作蕩八章傷周室大壞也

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此詩也

凡伯凡國伯爵周公之裔也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為王卿士作板八章刺厲王也其詩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為猶不遠板板反也癉病也話善言也猶道也言王為政反先王與天之道天下之民皆病其出善言而不行也

芮伯畿內諸侯字良夫為王卿士作桑柔十六章刺厲王也其詩曰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旬言陰均也劉爆爍而希也瘼病也謂桑之柔濡其葉菀然茂盛人庇陰其下者均得其所已捋采之則爆爍而踈人息其下則病於爆爍也

衛武公作抑十二章刺厲王亦以自警也其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

偶抑抑容也偶㾓也又作賔之初筵五章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其詩曰彼醉不臧不醉反耻言彼醉則已不善未醉者耻罰之家父為周大夫家父字也失其姓作南山十章刺幽王也其詩曰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又曰昊天不平我王不寧言太師尹氏為政不平使我王不得安寧也凡伯為王大夫臣欽若等曰前凡伯為卿士此為大夫葢二人也皆失其名作瞻卬七章刺幽王大壞也其詩曰瞻卬昊天則不我惠言幽王為政不愛我下民也又作召旻七章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

臣也

孟子寺人也作巷伯七章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巷伯奄官寺人內小臣也奄官掌王后之命於宮中為近故謂之巷伯與寺人之官相近讒人譖寺人寺人又傷其將及巷伯故以名篇

譚大夫失其姓名作大東七章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國在東故其大夫尤苦征役之事者也作是詩以告病焉

蘇公作何人斯八章刺暴公也蘇暴皆畿內國名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其詩曰伊誰云從維暴之云云言也

謂譖我也言從誰生乎乃暴公所言也

鄭公子素作清人三章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臣欽若等曰高克鄭大夫也清者高克所師之邑名陳其師旅翺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介子推晉人從文公出亡周流天下文公反國介子推不肯受賞自為賦詩曰有龍于飛周徧天下五虵從之

為之承輔承佐也輔維也龍君也以喻文公蛇臣也喻趙衰狐偃賈佗魏犨介子推也故曰五蛇也龍反其鄉得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露雨露雨膏澤也一蛇羞之槁死於中野懸書文公門而伏於山下文公聞之曰譆此必介子推也避舍變服令士庶人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萬百萬畝或遇之山中有釜蓋登問焉曰請問介子推安在應之曰夫介子推苟不欲見而欲隱吾獨焉知之遂背而行終身不見

申叔儀吳大夫魯哀公會晉侯及吳子於黃池申叔儀

乞糧於公孫有山氏公孫有山魯大夫舊相識曰佩玉繠兮余無所繫之繠然服飾備也已獨無以繫佩言吳王不恤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一盛一器也睨視也褐寒賤之人言俱得視不得飲

楚屈原名平為楚懷王左徒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讒之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

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汚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

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皭踈淨之貌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原既被遷至於江濵被髪行吟澤畔顔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原曰

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蒙垢歒寧赴長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蝹蠖乎乃作懷沙之賦懷石自投汨羅以死

漢賈誼為長沙王太傅既以適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湘水出零陵陽海山北流入江也為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離遭也憂動曰騷遭憂而作此辭其終篇曰已矣國亡人莫我知也遂自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諭

楊惲宣帝時以光禄勲免為庶人家居治産業起室宅以財自娱歲餘其友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與惲書諫戒之惲答書曰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缶瓦器即今盆類秦人撃之以節歌而呼烏烏其詩云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山高而在陽人君之象也蕪穢不治言朝廷之荒亂也一頃百畒以喻百官也言豆者貞實之物當在囷倉零落在野喻已見放棄也萁豆莖也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諂諛也須待也

後漢梁竦字叔敬少習孟氏易弱冠能教授後坐兄松事與弟恭俱徙九真既徂南土歷江湖濟沅湘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沈身乃作悼騷賦繫玄石而沉之

應奉為司隷校尉黨事起臣欽若等曰桓帝時牢脩上書誣告李膺等部黨奉在黨中以疾自退追愍屈原因以自傷著感騷三十篇數十萬言

趙壹漢陽西縣人也恃才倨傲為鄉黨所擯作刺世疾邪賦以舒其怨憤

晉魯褒字元道南陽人好學多聞以貧素自立元康之後紀綱大壞褒傷時之貪鄙乃隱姓名而著錢神論以刺之其畧曰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内則其方外則其圓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静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難折象壽不匱象道故能長久為世神寶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翼而飛不足而走解嚴毅之顔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處前者為君長居後者為臣僕君長者豐衍而

有餘臣僕者窮竭而不足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錢之為言泉也無遠不往無幽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肄猒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昔呂公欣悅於空版漢祖克之於嬴二文君解布裳而被錦繡相如乘高蓋而解犢鼻官尊名顯皆錢所致空版致虛而況有寔嬴二雖少以致親密繇此論之謂為神物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

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讐非錢不解
令聞非錢不發雒中朱衣當途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
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不計優劣不論年紀賓客輻輳
門常如市諺曰錢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錢而已故
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仕無中人不如歸田
雖有中人而無家凡不異無翼而欲飛無足而欲行蓋
疾時者共傳其文褒不仕莫知其所終惠帝末忠賢路絕讒邪得路更
相薦舉天下為之反常高平王沉作釋時
論盧江杜嵩作任子春秋皆疾時之作也

會稽王道子孝武世輔政時有人為雲中詩以指斥朝廷曰相王沉醉輕出教命捕賊千秋干豫朝政王愷守常國寶馳競荆州大度散誕難名盛德之流法護王甯仲堪仙民特有言詠東山安道執操高抗何不徵之以為朝匠荆州謂王忱也法護即王珣甯即王恭仙民即徐邈字安道戴逵字也

宋顔延之為太子中庶子時劉湛殷景仁專當要任湛恨延之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為永嘉太守延之甚怨憤

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嵇康曰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詠阮籍曰物故不可論塗窮能無慟詠阮咸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曰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湛及義康以其辭旨不遜大怒時延之已拜欲黜為遠郡太祖與義康詔曰降延之為小邦正謂其在都邑豈動物情罪過彰著亦士庶共悉直欲選代令思愆里閭猶復不悛當驅往東土乃至難恕自可隨事録治殷劉意

咸無異也以光祿勳車仲遠代之延之與仲遠世素不協屏居閭巷不豫人間者七載

梁江革子從簡少有文情年十七作採荷調以刺何敬容為當時所賞

後魏東阿縣公順與城陽王徽不協順疾徽聞之為蠅賦以刺焉

崔纂字叔則博學有文才景明中自太學博士轉員外散騎侍郎既不為時知乃著無談子論以刺焉

常景為門下錄事淹滯積歲不至顯官以蜀司馬相如王褒嚴君平揚子雲等四賢皆有高才而無重位乃託意以讚之其讚司馬相如曰長卿有豔才直致不羣性鬱若春煙舉皎如秋月映遊梁雖好仁仕漢常稱病清身非我事窮達委天命其讚王子淵曰王子挺秀質逸氣干青雲明珠既絕俗白鵠盡驚羣才世苟不合遇否途自分空枉碧雞命徒獻金馬文其讚嚴君平曰嚴公體沉靜立志明霜雪味道綜微言端蓍演妙說才屈羅

仲口位結李强舌素尚邁金貞清標陵王徹其讚揚子雲曰蜀江導清流揚子挹餘休含光絶後彥覃思邈前脩世輕文不賞玄談物無求當途謝權寵置酒獨閑遊

隋盧思道字子行初仕後周為掌教上士高祖為丞相遷武陽太守非其好也為孤鴻賦以寄其情思道自恃才地多所陵轢緜是官塗淪滯既而又著勞生論指切當時

劉炫以教授為務勑令事蜀王秀遷延不往秀大怒枷

送益州旣而配爲帳内炫因擬屈原卜居爲筮塗以自

寄

冊府元龜卷九百三十八

冊府元龜卷九百三十九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譏誚

詩云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言君子之德有張有弛不嘗矜莊而時戲謔也故仲尼有戲耳之言左氏明恥之之義士大夫出處市朝之内周旋醜夷之間以游以戲載笑載言或臨事以興譏或因人而暴謔不為患虐亦為

善矣

孟明秦大夫魯僖三十三年晉敗秦師于殽獲孟明既釋之使陽處父以左驂贈之孟明曰三年將拜君賜（意欲報伐晉）文二年孟明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以孟明言拜賜故嗤之）

華元宋大夫鄭伐宋獲華元華元逃歸宋城華元為植巡功（植將主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睅出目皤大腹棄甲謂亡師）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于思多須之貌）使其驂乘謂之曰

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那猶何也）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

魯宣公十二年邲之戰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廣兵車）楚人惎之脫扃（惎教也扃車上兵闌）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斾投衡乃出（還便旋不進斾大旗也拔斾投衡上使不帆風差輕）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

臧紇魯大夫襄四年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臧紇武仲也鄫屬魯故救之狐駘邾地魯國蕃縣東南有目台亭）國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髽麻髮合結也遭喪者多故不能備凶服髽而已）

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臧紇時服狐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襄公幼弱故曰小子臧紇短小故曰朱儒敗不書魯人諱之

子罕宋大夫鄭尉氏司氏之亂餘盜在宋鄭人納賂於宋以馬與師茷師慧子罕以賂與之鄭人醢之師慧過宋朝將私焉私小便其相曰朝也相師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以其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千乘相謂子產等也言不為子產殺三盜

得賂而歸之是重淫樂而輕相國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言子罕能改過

孫蒯衛大夫田于曹隧越竟而獵孫蒯林父之子飲馬于重丘重丘曹邑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詬之詬罵也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厲惡鬼林父逐君在十四年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

叔孫穆叔魯大夫叔孫豹也昭公元年諸侯盟于虢楚公子圍設服離衛設君服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離陳也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美服似君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禮國君行有二執戈者在前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公子圍在會特緝蒲為王殿屋

屏蔽以自殊異言旣造王宮而居之雖服君服無所怪也楚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聞諸大夫譏之故言假以飾令尹過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言將遂為君伯州犂曰子姑憂子皙之欲背誕也襄三十年鄭子皙殺伯有背命放誕將為國難言子且自憂此無為憂令尹不反戈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子羽行人公孫揮當璧謂棄疾事在昭十三年言棄疾有當璧之命圍雖取國猶將有難不無憂也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國子國弱也二子謂王子圍及伯州犂圍此冬便簒位不能自終州犂亦尋為圍所殺故言可愍也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言以憂生事事成而樂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

齊子齊惡言先知為備雖有憂難無所損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共承大國令不能知其禍福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小旻詩小雅其卒章義取非唯暴虎馮河之可畏也不敬小人亦危殆王鮒從斯義故不敢譏誚公子圍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絞切也譏其似君反謂之美故曰婉宋左師簡而禮無所臧否故曰簡共事大國故曰禮樂王鮒字而敬字愛也不犯宄人所以自愛敬子與子家持之子子皮子家蔡公孫歸生持之言無所取與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

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逸書）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聞憂兆也）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物類也祭言多知禍福之數八年陳招殺太子國弱齊惡當身各無患）

董叔晉大夫將娶於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為繫援焉他日董祁愬之於范獻子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紡於庭之槐叔向過之曰子盍為我請乎叔向曰求繫既繫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

叔孫武叔魯大夫也武叔之母死（武叔公子牙之六世孫名州仇毁孔子者）

既小斂舉者出尸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尸出戶乃變服失哀節冠素委貌子游曰知禮嗤之也公叔文子衛大夫也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獻公之孫名枝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刺其欲害人良田瑗伯玉名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皐將為成宰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筐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皐為之衰嗤兄死者言其衰之不為兄死如蟹有筐蟬有緌不為蠶之績范之冠范蜂也蟬蜩

也䗺謂蜩喙長在腹下

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誼設為不宦而願為役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為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今先生設為不宦訾養千鍾徒百人不宦則然矣而富過畢矣田子辭

漢蕭望之字長倩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

吏挾持望之獨不聽光獨不除用望之仲翁三歲間至光禄大夫給事中望之復署小苑東門侯仲翁顧謂望之曰不肯録録反抱關為望之曰各從其志

五鹿充宗為少府貴幸為梁丘易與朱雲論難雲連拄五鹿君（拄刺也音知庾切）故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

後漢王良東海人建武三年徵諫議大夫遷沛郡太守至蘄縣稱病不之府上疾篤乞骸骨徵拜大中大夫遷

司徒司直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退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竒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輙稱病詔以玄纁聘之遂不應

劉寛為太尉簡略嗜酒不好盥浴京師以為諺

樂恢薦杜安為宛令以病去章帝行過頴川安上書召拜御史遷至巴郡太守而恢在家安與恢書通問恢告吏口對且讓之曰為宛令不合志病去可也干人主闚

踰非也違平生操故不報

樊英南陽人隱於壺山之陽順帝永建二年徵之英不得已到京師待以師傅之禮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詔以為光禄大夫英辭位不受有詔譬旨勿聽英初被詔命僉以為必不降志及後應對又無奇謀深策談者以為失望初河南張楷與英俱徵既而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人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萬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祿

又不聞扶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

周福甘陵人桓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福及即位擢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謡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仇隙

葛龔梁國人善為文奏或有請龔奏以干人者龔為作之其人寫之忘自載其名因并寫龔名以進之故時人為之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後為蕩陰臨汾令

魏賈逵河東襄陵人少孤家貧冬常無袴過其妻兄柳孚宿至明無何着孚袴去故時人謂之通達逵後為豫州刺史封陽里亭侯

蘇則為侍中舊儀侍中親省起居故俗謂之執虎子始則同郡吉茂者仕歴縣令遷為冗散茂見則嘲之曰仕進不止執虎子則笑曰我誠不能效汝蹇蹇驅鹿車馳也

李豐為尚書僕射弟翼及偉仕數歲間並歴郡守豐常

於人中顯誠二弟言當用榮位及司馬宣王久病偉為二千石荒於酒亂新平扶風二郡而豐不召衆人以為恃寵曹爽專政豐依違二公皆無有適莫故于時有謗書曰曹爽之勢熱如湯太傅父子冷如漿李豐兄弟如游光其意以為豐雖外清淨而内圖事有侶於游光也

王忠扶風人少為亭長三輔亂忠饑乏噉人隨輩南向武關值婁子伯為荆州遣迎北方客人忠不欲去因率等伍逆擊之奪其兵聚衆千餘以歸太祖拜忠中郎將

從征討五官將知忠嘗嗽人因從駕出令行排取冢間髑髏繫着忠馬鞍以為懽笑

常林文帝初為少府林性既自負當官又嚴少府寺與鴻臚對門時崔林為鴻臚崔性濶達不與林同數數聞林撾吏聲不以為可林夜撾吏不勝痛呌呼敖敖徹曙明日崔出門與林車相遇乃調林曰聞卿為廷尉爾邪林不覺答曰不也崔曰卿不為廷尉昨夜何故考囚乎林大慙嘿不能答

丁謚為度支郎中曹爽宿與相親時爽為武衛將軍數為明帝說其可大用會齊王即位爽輔政乃拔謚為散騎常侍遂轉尚書謚為人外似疎畧而内多忌其在臺閣數有所彈駁臺中患之事不得行又其意輕貴多所忽畧雖與何晏鄧颺等同位而皆少之唯以勢屈於爽爽亦敬之言無不從故于時謗書謂臺中有三狗二狗崖柴不可當一狗憑默作疽囊三狗謂何鄧丁也默者爽小字也其意言三狗皆欲嚙人而謚尤甚也

劉放為中書監孫資為中書令並兼侍中光禄大夫放資久典機密夏侯獻曹肇心内不平殿中有鷄棲樹二人相謂曰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指謂放資也

蜀黄承彦者高爽開朗為沔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黄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時人以為笑樂鄉里為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承彦史不載官）

吳麋芳初為魏南郡太守既降吳虞翻嘗乘船行與麋

芳相逢芳船上人多欲令翻自避先驅曰避將軍船翻厲聲曰失忠與信何以事君傾人二城而云將軍可乎芳闔戶不應而遽避之後翻乘車行又經芳營閉門不得過翻復怒曰當閉反開當開反閉豈得事宜邪芳聞之有慙色

晉王濟為散騎常侍國子祭酒武帝嘗與濟棊時孫皓在側謂皓曰何以好剥人面皮皓曰見無禮於君者則剥之濟時伸脚局下而皓譏焉

謝鯤初辟東海王掾任達不拘尋坐除名隣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為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字幼輿鯤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

祖納字士言范陽人有操行性至孝平北將軍王敦聞之遺其二婢而辟為從事中郎有戲之曰奴價倍婢納曰百里奚何必輕於五羊皮邪納嘗問梅陶曰君鄉里立月旦評何如陶曰善褒惡貶則嘉法也納曰未益時

王隱在坐因曰尚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何得一月便行褒貶陶曰此官法也月旦私法也隱曰易稱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稱家者豈不是官必須積久善惡乃著公私何異古人有言貞良而亡先人之殃酷烈而存先人之勲累世乃著豈但一月若必月旦則顏回食埃不免貪污盜蹠引少則為清廉朝種暮穫善惡未定矣時梅陶及鍾雅數說餘事納輒困之因曰君汝頴之士利如錐我幽兾之士鈍如槌

持我鈍槌捶君利錐皆當摧矣陶雅並稱有神錐不可得捶納曰假有神錐必有神槌雅無以對

劉輿為范陽王虓魏郡太守虓薨東海王越將召之或曰輿猶膩也近則污人及至越疑而却之

傅廸為右丞時劉柳為尚書左僕射廸好廣讀書而不解其義柳云卿雖讀書多而無所解可謂書簏矣時人重其言

石崇為衛尉嘗與王敦入太學見顏回原憲之像顧而

歎曰若與之同升孔堂古今何必有間敦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當身名俱泰何至甕牖哉其立意類此

王粹以貴公子尚主館宇甚盛圖莊周於室廣集朝士使郎中嵇含為之讚含援筆為弔文文不加點其序曰帝壻王宏遠華池豐屋廣延賢彦圖莊生垂綸之像記先達辭聘之事畫真人於刻桷之室載退士於趣進之堂可謂託非其所可弔不可讚也其辭曰邁矣莊周天

縱特放大塊受其生自然資其量器虛神清窮玄極曠人偽俗季真風既散野無訟屈之聲朝有爭寵之歎上下相陵長幼失貫於是借玄虛以助溺引道德以自獎户詠恬曠之辭家畫老莊之像今王生沉淪名利身尚帝女連耀三光有出無處池非巖石之溜宅非茅茨之宇馳屈產於皇衢畫兹像其馬取嗟乎先生高跡何局生處巖岫之居死寄彫楹之屋託非其所没有餘辱悼大道之湮晦遂含悲而吐曲粹有愧色

袁山松陳郡人少有才名時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袁山松每出游好令左右作挽歌人謂湛屋下陳尸山松道上行殯山松歷顯位為吳郡太守

王導為丞相妻曹氏性妬導甚憚之乃密造别館以處衆妾曹氏知將往焉導恐妾被辱遽令命駕猶恐遲之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惟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導大怒謂人曰吾往與羣賢共

遊雒中何曾聞有蔡充兒也

庾亮鎮江州時王導為太傅丞相亮雖居外鎮而執朝廷之權既據上流擁彊兵趣向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嘗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

羊晌字彭祖太傅祜兄孫也少不經學時論皆鄙其凡庸先是兖州有八伯之號其後更有四伯大鴻臚陳留江泉以能食為穀伯豫章太守史疇以大肥為笨伯散騎郎高平張嶷以狡妄為猾伯而晌以狼戾為瑣伯蓋

擬古之四凶後為廬陵守坐罪除名

郗超為桓溫大司馬參軍深自結納時王珣為主簿亦為溫所重府中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超髯珣短故也

陶侃為荆州牧既平蘇峻王導入石頭城令取故節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慙色使人屏之

蔡謨為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謨初渡江見彭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

知非蟹後詣謝尚而說之尚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死

何充為揚州刺史侍中録尚書事充性好釋典阮裕嘗戲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充問其故裕曰我圖數千戶郡尚未能得卿圖作佛不亦大乎

郄愔為司空及弟曇奉天師道而何充與弟準崇信釋氏謝萬譏之云郄諂於道何佞於佛

劉惔為丹陽尹許珣嘗就惔宿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詢

曰若此保全殊勝東山恢曰卿若知吉凶繇人吾安得不保此王羲之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

謝安少有重名初辟司徒府除佐著作郎並以疾辭寓居會稽除尚書吏部郎並不至後征西大將軍桓温請為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屢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甚有愧色

王愉子綏字彦猷愉為殷桓所捕綏未測存亡在都有憂色居處飲食每事貶降時人每謂試守孝子後為荆州刺史誅

戴逵譙國人謝敷會稽人隱於太平山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逵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死

宋何尚之為尚書令太子詹事致仕於方山孝武徵之

乃起拜開府天子臨軒百僚陪位沈慶之累辭爵命朝廷敦勸甚篤尚之謂曰主上虛懷側席詎宜固辭慶之曰沈公不效何公去而復還也尚之有愧色

張暢初為南譙王義宣安北長史及義宣反戰敗暢為軍人所掠執送都下付廷尉見原起為都官尚書轉侍中孝武宴朝賢暢亦在坐何偃因醉曰張暢奇才也與義宣作賊而卒無咎茍非奇才安能致此暢曰太初之時誰黄其閤帝曰何事相苦初何尚之為元凶司空及

義師至新林門人皆逃尚之父子共洗黄閤故暢以此譏之

王逺為光禄勲人為之語曰王逺如屏風屈曲從俗能蔽風露

庾登之為謝晦荆州長史晦拒王師欲登之留守登之不許晦敗登之以無任免官禁錮還家何承天戯之曰因禍為福未必皆知登之曰我亦幾與三監同戮承天為晦作表云便當浮舟東下戮此三監故登之為嘲

謝莊為左將軍莊有口辯孝武嘗問顏延年曰謝希逸月賦何如答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以延年答語語之莊應聲曰延年作秋胡詩始知生為久離别没為長不歸帝撫掌大笑竟日後莊代顏竣為吏部尚書竣留心選舉自强不息任遇既隆奏無不可而容貌嚴毅莊風姿甚美賓客喧訴甞懽笑答之意多不行時人為之語曰顏竣嗔而與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位終中書令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

何昌寓為吏部尚書嘗有一客姓閔求官昌寓謂曰君是誰後答曰子騫後昌寓團扇掩口而笑謂坐客曰遥遥華胄

顔延之為太常與何尚之少相好狎二人並短小尚之嘗謂延之為猨延之目尚之為猴同遊太子西池延之問路人云吾二人誰似猴路人指尚之為似延之喜笑路人曰彼似猴耳君乃真猴

南齊丘靈鞠為正員常侍靈鞠好飲酒臧否人物在沈

淵座見王儉詩淵曰王令文章大進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此言達儉靈鞠宋世文名甚盛入齊頗減蓬髮弛縱無形儀不治家業王儉謂人曰丘公仕宦不進才亦退矣

沈文季吳興人為尚書右僕射明帝即位加領太子詹事尚書令王晏甞戲文季為吳興僕射文季答曰瑯琊執法似不出卿門

褚淵仕宋為尚書令侍中受宋明帝顧命為中書監開

府儀同三司司空太祖即位又為尚書令輕薄子頻以名節譏之淵眼多白精謂之白虹貫日言為宋亡徵也
褚炤字彦宣少秉高節一目眇官至國子博士不拜嘗非從兄淵身事二代聞淵拜司徒歎曰使淵作中書郎而死即當是一名士德之不昌遂有期頤之壽
張敬兒為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既拜王敬則戲之呼為褚淵敬兒曰我馬上所得終不能作華林閣勲也敬則甚恨

陸澄為光禄大夫散騎常侍當世稱為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厨也梁何敬容為尚書令參掌機密自晉宋以來宰相皆文義自逸敬容獨勤庶務為當世所嗤鄙時蕭琛子巡頗有輕薄才因制卦名離合等詩以嘲之敬容處之如初亦不屑也敬容捨宅東為伽藍趨勢者因助財造搆敬容並不拒故此寺堂宇校飾頗為宏麗時輕薄者因呼為衆造寺焉

何點宋司空尚之孫也父鑠素有風疾無故害妻坐法死點感家禍欲絶婚宦尚之彊為之娶王氏涕泣求執本志得罷既老又娶魯國孔嗣女雖婚亦不與妻相見築别室以處之人莫諭其意吳國張融少時免官而為詩有高尚之言點答詩曰昔聞東都日不在簡書前雖為戲也而融深病之及點後婚融始為詩贈點曰惜哉何居士薄暮遘荒婬點亦病之而無以釋也

孫廉東莞莒人便僻巧宦為吳興太守時廣陵高爽有

險薄才容於廉廉委以文記爽嘗有求不稱意乃為屐謎以喻廉曰刺鼻不知嚔蹋面不知瞋齧齒作步數持此得勝人譏其不計恥辱以此取名位也爽博學多才劉蒨為晉陵縣爽逕經詣之了不相接爽甚銜之俄而爽代蒨為縣蒨遣迎贈甚厚爽受餉答書云高晉陵自答人問其所以答云劉蒨餉晉陵令爾何關爽事又有人送書與爽告躓云比日守羊困苦爽答曰守羊無食何不貨羊糴米孫抱為延陵縣爽又詣之抱了無故人

之懷爽出從縣閤下過取筆書鼓云徒有八尺圍腹無一寸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渠央抱東莞人形體肥壯腰帶十圍爽故以此激之

鮑泉為通直侍郎嘗乘高幰車從數十左右繖蓋服玩甚精道逢國子祭酒王承承疑非舊貴遣訪之泉從者答曰鮑通直承怪焉復欲辱之遣逼車問鮑通直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此都下少年遂以為笑謔

蕭推字智進歷淮南晉陵吴郡太守所臨必赤地大旱

吳人呼為旱母焉

到溉為吏部尚書時何敬容以令參選事有不允溉輒相執敬容謂人曰到溉尚有餘臭遂學作貴人敬容方貴寵人皆下之溉忤之如初溉父彦之初以擔糞自給故世為譏焉

後魏孝明靈太后嘗幸左藏王公嬪主從者百餘人皆令任力負布絹即以賜之多者過二百疋唯長樂公主手持絹二十疋而出示不異衆而無勞也世稱其廉儀

同陳留公李崇章武王融並以所負多顛仆於地崇傷腰融損脚時人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貪人敗類穢我明主

廣陵侯衍弟欽曾託青州人高僧壽為子求師至未幾逃去欽以讓僧壽僧壽性滑稽反謂欽曰凡人絶粒七日乃死始經五朝便爾逃遁去食就信實有所闕欽乃大慙於是待容稍厚

公孫軌為虎牢鎮將初太武將北征發民驢以運糧使

軌部調雍州軌令驢主皆加絹一疋乃與受之百姓為之語曰驢無强弱輔脊自壯衆共嗤之坐徵還

郭祚宣武時為太子少師祚曾從宣武幸東宫孝明幼弱祚懐一黄甂出奉孝明時應詔左右趙桃弓與御史中尉王顯迭相脣齒深為宣武所信祚私事之時人謗祚者號為桃弓僕射黄甂少師

邢昕為通直常侍中軍將軍既有才藻兼長几案自孝昌之後天下多務世人竟以吏行取達文學大衰司州

中從事宋遊道以公斷見知時與昕嘲謔昕謂之曰世事同知文學外遊道有慙色與和中以本官副李象使於梁昕好忤物人謂之牛是行也談者謂之牛象鬬於江南

北齊楊愔為吏部尚書典選取士多以言貌時致謗言以為愔之用人似貧士市瓜取大者愔聞不以屑意愔自居大位前後賞賜散之九族架篋之中唯有書數千卷太保平原王陵之與愔隣宅愔嘗見其門外有富胡

數人謂左右曰我門前幸無此物

陽休之魏武定二年除中書侍郎時有人士戲嘲休之云有觸藩之羝羊乘連錢之驄馬從晉陽而向鄴懷屬書而盈把尚書左丞盧斐以其文書請謁啓高祖禁止會赦不治

祖珽初為文宣開府倉曹參軍所乘老馬嘗稱騮駒又與寡婦王氏姦通每人前相聞往復裴讓之與珽早狎於衆中嘲珽曰卿那得如此詭異老馬年十歲猶號騮

駒一妻耳順尚稱娘子于時諠然稱之

趙彦深爲中書令廢帝既殺楊愔乃以彦深代揔機務鴻臚少卿陽休之私謂人曰將涉千里殺騏驥而策蹇驢可悲之甚

隋柳調爲侍御史左僕射楊素嘗於朝堂見調因獨言曰柳條通體弱獨摇不須風調斂板正色曰調信無取者公不當以爲侍御信有可取不應發此言公當具瞻之地樞機何可輕發素甚竒之

周羅睺初為陳將陳平行軍總管賀若弼謂羅睺曰聞公在郢漢提兵即知揚州可得王師利涉果如所量羅睺答云若得與公周旋勝負未可知也後為儀同三司先是陳裨將羊翔歸降使為鄉導位至上開府班在羅睺上韓擒虎於朝堂戲之曰不知機變立在羊翔之下能無愧乎羅睺答曰昔在江南久承令聞謂公天下節士今日所言殊匪誠臣之論擒虎有愧色

柳機初仕後周為司宗中大夫遷御正上大夫開皇中

為冀州刺史後徵入朝初機在周與族人文城公昂俱歷顯要及此機昂並為外職楊素時為納言方用事因帝賜宴素戲機曰二柳俱摧孤楊獨聳坐者皆笑機竟無言

李文博初在内省校書虞世基子亦在其内盛飾容服而未有所知文博因從容問其年紀答云十八文博乃謂之曰昔賈誼當此之年議論何事君今從事儀容欲何為者

唐姜恪為左相咸亨元年閏九月為凉州道行軍大總管以禦吐蕃時右相閻立本以善畫見稱與恪皆無輔弼之譽時人為之語曰左相則宣威沙漠右相則馳譽丹青三館學生放散五臺令史明經至今相傳以為口實

來常及弟濟相次為侍中其父護兒初在隋為猛將而常濟俱以學行見稱時虞世南子昶既無才術歷將作少匠工部侍郎累居工作之司濟初升相位許敬宗歎

曰士之登用不繫世業得道則為衣冠失緒則為匹庶來護兒兒作宰相虞世南男作木匠忠賢文武固無種也

裴光庭為吏部尚書時有門下主事閻麟之為光庭腹心專知吏部選官每麟之裁定光庭隨而下筆時人語曰麟之口光庭手也

崔日知為太常卿自以歷仕年久每朝士參集常與尚書同列時人號為尚書裏行遂為口實

楊再思為內史為人邪佞時左補闕戴令言作兩脚野狐賦以譏刺之再思聞之甚怒出令言為長杜令朝士尤加嗤笑

周寶為潤州節度使軍變奔毗陵淮南節度使高駢聞之大喜遂遣使致書於寶曰伏承走馬已及奔牛堰名在常州今附虀一瓶葛粉十斤以充道路所要蓋諷其為虀粉也

梁成汭為荊南節度使初澧朗二州本屬荊南乾寧中

為土豪雷滿所據汭奏請割隷宰相徐彦若執而不行汭由是銜之及彦若出鎮南海路過江陵汭雖加延接而猶怏怏甞因對酒語及其事彦若曰令公位尊方面自比桓文雷滿者偏州一草賊爾令公何不加兵而反怨朝廷乎汭赧然而屈因思嶺外有黄茅瘴患者皆落髪乃謂彦若曰黄茅瘴望相公保重彦若應聲答曰南海黄茅瘴不死成和尚蓋譏汭曾為僧也汭終席慙耻後唐馮道為相工部侍郎任贊因班退與同列戲道於

後曰若急行必撲下兎策道尋知之召贊謂曰兎策皆名儒所集道能諷之中朝士子止看文場秀句便為舉業皆竊取公卿何淺狹之甚邪贊大愧焉

封舜卿仕梁為禮部侍郎知貢舉開平三年奉使幽州以門生鄭致雍從行復命之日又與致雍同受命入翰林為學士致雍有俊才舜卿雖有文辭才思拙澁及試五題不勝困弊因託致雍秉筆當時譏者以為座主辱門生

蕭希甫為駕部郎中莊宗初平汴雒希甫奉詔宣慰青齊方知其母死妻袁氏亦已改嫁乃持服於魏州時議者戲引李陵書譏之云老母終堂生妻去室

安重霸善事人好賂遺君側人目之為傀涉瓦切胡切

崔貽孫為吏部侍郎黜於塞北遇赦還京時崔沂方為左丞沂之年小貽孫數歲貽孫切於其闕每言於僚友曰崔丞已薄桑榆何無止足

王緘幽州劉仁恭故吏也莊宗承制授魏博節度副使

緘博學善屬文燕薊多文士緘後生未知名及在太原名位驟達燕人馬郁有盛名於鄉里而緘素以吏職事郁及郁在太原謂緘曰公在此作文士所謂避風之鳥受賜於魯人也每於公宴但呼王緘而已

王思同幽州人初仕武皇為飛勝指揮使從莊宗累典諸軍思同性疎俊粗有文性喜為詩什與人唱和稱薊門戰客魏王繼岌待之若子時內養呂知柔侍興聖宮頗用事思同不平之呂為終南山詩末句有頭字思同

曰料伊直擬衡霄漢賴有青天壓着頭

盧文紀入相時有蜀人史在德爲著作郎出入權要之門評品朝士多有譏彈乃上章云文武兩班宜選能進用見在軍都將校朝廷士大夫並請閲試澄汰能者進用否者黜退不限名位高下疏下中書文紀以爲非已怨甚召諫議盧損爲覆狀辭旨蕪蔓無以抑其狂率爲衆所嗤

馬胤孫初仕後唐爲相胤孫純儒事多凝滯遽被疇庸

未悉朝廷舊事初馮道罷左相馮入朝拜司空唐朝故事三公為加官無單拜者是時朝議率爾命道制出或曰三公正宰相便合參大政又云合受册衆言藉藉盧文紀又欲祭祀時便令掃除馮道聞之曰司空掃除吾職也吾無所憚既而知非乃止劉昫為僕射性剛羣情嫉之乃共贊右常侍孔昭序論行香次第言常侍侍從之臣行立可在僕射前疏奏下御史臺定例同光已來李琪盧質繼為僕射質性輕脫不能守師長之體故昭

序輕言胥孫以羣情不悅劉昫馮道欲微抑之乃責臺司須簡則例而臺言舊不見例據南北班位常侍在前屬國忌將就列未定胥孫即判臺狀曰即有援據定可遵行各示本官劉昫怒揮袂而退自後日責臺司定例崔居儉謂南宮同列曰孔昭序解語是朝廷人總不解語也僕射師長中丞大夫就班修敬常侍班南宮六卿之下況僕射乎已前騎省年深望南宮工部侍郎如霄漢癡人舉止何取笑之深邪旬日閒居儉言紛議稍息

文士哂肩孫堂判有援據二字其中書百職肩孫素未詳悉無能專使署名而已其故人干進者不如意故㖞之曰馮公為輔三不開為門口印也後為太子賓客卒後旬日侍婢零語如肩孫聲氣處分家事仍曰借某書貿某物當速還明宗朝崔協物故亦有婢忽作協語時知制誥于嶠與閣下諸舍人嘲曰生前瘝治曾不聞於上言死後䰟靈但空聞其下語肩孫侍婢傳言時人復念之蓋其事甚類矣

盧損為太子少保致仕損梁開平初與任贊劉昌素薛
均高摠同年擢第所在相訴時人謂之相罵牓

冊府元龜卷九百三十九

冊府元龜卷九百四十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不嗣　患難

不嗣

夫以堯舜之仁聖而丹朱商均之不肖何況臣庶之子孫不克負荷者多矣故有擅藻麗之文而其子頑闇有神明之政而其息貪暴有𢧐戴之勲而其嗣顛覆有脩

謹之操而其裔悖亂故有懐知子之先見嘆承家之乏嗣形於悲咤良亦可哀而坤之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則先聖之旨將有屬焉

帝鴻氏有不才子帝鴻黄帝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醜亦惡也比近也周密也天下之民謂之渾敦謂驩兜渾敦不開通之貌

少皥氏有不才子少皥金天氏之號次黄帝毁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崇聚也靖安也庸用也回邪也服行也蒐隱也慝惡

也盛德賢人也天下之民謂之窮奇謂共工其行窮其好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話善也告之則頑德義不入舍之則嚚不道忠信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謂鯀檮杌頑凶無儔匹之貌縉雲氏有不才子縉雲黃帝時官名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冒亦貪也盈滿也實財也天下之民比之三凶非帝王子孫故別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貪財為饕貪食為餮

漢劉纏即項伯也高祖五年降漢賜姓劉氏封射陽侯射或作貰嗣子睢有罪不得代

石慶為丞相時諸子孫為吏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失孝謹衰矣

金日磾為光禄大夫有二子賞奉車建駙馬都尉及孫則衰矣

霍光為大將軍而子禹與張安世子千秋俱為中郎將皆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光

問千秋戰鬬方畧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為不才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及禹誅滅而安世子孫相繼

晉王導為丞相其子恬少好武不為公門所重導見恬便有怒色

梁王茂為司空侍中封望蔡縣公及薨子貞秀嗣以居喪無禮為有司所奏徙越州

後梁許世武少襲父孝敬為大將軍好勇不拘行撿重賔容施與不節資産既盡鬱鬱不得志遂謀奔陳事覺誅

後魏劉休賔初仕宋為幽州刺史鎮梁鄒後以城降休賔叔父旋之早亡其妻許氏携二子法鳳法虎入國孤貧不自立並疎薄不倫為時人所棄母子皆出家既而反俗孝文太和中選盡物望河南人士才學之徒咸見申擢法鳳兄弟無可收用不蒙選授

田彪北平人初仕北燕馮跋與石城太守李崇俱降而彪子孫道徽劣焉

盧度世為青州刺史卒其子淵昶等並脩文風顯閨門之禮為世所推後淵兄弟既亡家風衰損子孫多非法帷薄混穢為時論所鄙

平恒為秘書丞博通經籍而三子並不率父業好酒自棄恒常忿其世衰植杖巡舍側堈而哭不為營事婚宦任意官娶故仕聘濁碎不得及其門流恒婦弟鄧宗慶

及外甥孫元明等每以為言恒曰此輩會是衰頓何煩勞我

夏侯史瀛州刺史道遷之子為鎮遠將軍性好酒居喪不戚醇醪肥鮮不離於口沽買飲噉多所費用父時田園貨賣略盡人間債負猶數千餘匹穀食至常不足弟妹不免饑寒

李肖護晉司徒廣陸侯允八世孫允子順播及孫沉志皆為名官沉孫根為慕容寶中書監根子後智等隨慕

容德南渡河居青州數世無名位三齊豪門多輕之

北齊邢邵為太常卿中書監其文章典麗獨步當時而孽子大德大道畧不識字焉

隋長孫平高祖仁壽中為太常卿判吏部尚書賜爵襄陽公卒官子師孝性輕狡好利數犯法帝以其不克負荷遣使弔平國官師孝後為渤海主簿政教淩遲師孝恣行貪濁為王世充所害

唐楊師道尚高祖女桂楊公主為太常卿駙馬都尉師

道卒子豫之不肖薄行太宗嘗謂羣臣曰子有孝與不孝臣有忠與不忠公等見不孝之子不忠之臣豈不同嫉然不孝之子父母亡没已後肆情為惡虧犯名教良由闕於義方今緣師道兒喪虧禮節誠所難恕若訓導合宜縱其頑鄙猶不至狼狽公等各有子弟咸須示語無頼者亦勿存育乃令司徒長孫無忌往豫之家分其貲産家人以與長姊及同産兄趙斌等後豫之在母服淫亂為駙馬都尉竇奉節所執捶擊無數因割去耳鼻

然後死

虞世南太宗時為秘書監文學德行時稱五絶其子昶既無才術歴將作少匠工部侍郎累居工作之司時來常父護兒在隋為猛將常與弟濟俱以學行見稱相次為侍中許敬宗歎曰士之登用不繫世業履道則為衣冠失緒則為匠庶來護兒兒作宰相虞世南男作木匠忠賢文武固無種也

狄仁傑則天時為魏州刺史人為立生祠及去職後其

子景暉為魏州司功參軍貪暴為人所惡由是遽毀其神像焉

王方慶則天時為相聚書甚多不減秘閣至於圖畫多異本諸子莫能守其業卒後尋併散亡

李嶠中宗朝與蘇瓌同居相位嶠有才華其子不肖瓌以幹理而子頲有文詞故代稱蘇瓌有子李嶠無兒

劉贊祖父皆以文學稱贊獨不知書為宣州刺史宣歙池觀察使唯以彊猛立威官吏畏重之宣州天下殷贍

處也贊厚斂財貨以務貢獻用求恩寵又無教訓子孫童稚者便以驕傲為事

崔行功總章中秘書少監兼通事舍人有文集四十卷自行功以降名位早替

李日知中宗景龍初以刑部尚書罷知政事孝行知足為時所稱少子伊衡以妾為妻費散田宅仍列訟諸兄家風替矣

劉崇龜父藻生八子弟崇魯為水部郎中知制誥與宰

相崔昭緯相善昭宗命翰林學士李谿為相昭緯與崇魯謀沮之及谿宣制之日出班而哭由是谿命不行谿自十一月至歳暮聯上十表訴究其詞詆毁所不忍聞時崇龜在外聞之大恚數日不食謂其親曰吾家兄弟進身有素未嘗以聲利敗名吾門不幸生此等也

晉張從賔父全義為河南尹四十年積而能散以至令終及從賔繼祚好治生商賈盈門多藏而致禍也

患難

老子有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則知患難之於世也無準否泰之於人也靡常消息盈虛既明鑒而斯在屈伸合散信任運而可量叔世惟艱聖人陘厄而體道禍機莫測賢者逃遯以俟時至有沈厠以幸全繫獄而獲宥道存於已命在於天或垂名聲於後代或擅美譽於當世信謂知窮達存亡之至者也若乃被患於深刑無辜於橫議道之廢也其如命何

孔子將適陳過長垣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

此由彼缺也長垣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嘗暴長垣人長垣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也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言夫子在已無所致死也長垣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茲此也言文王雖已沒其文見在此此自謂其身也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也言天將喪此文本不當使我知之今使我知之未欲喪之也天之未喪斯文也長垣人其如予何如予何猶言奈我何也天未喪此文則我當傳之長垣人欲奈我何言不能違天以害己

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又適宋年表定公十三年孔子至衛十四年至陳哀公三年孔子過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天生德者謂既以聖德性合天地吉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又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强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

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長垣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鬬而死鬬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又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魯哀公四年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

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絶糧從者病莫能興興起也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濫溢也君子固亦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溢為非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然謂多學而識非與問今不然耶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衆善舉也故不待學以一知之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率循也吾非兕虎而

循曠野也　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言人不信吾豈以未仁故乎　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言人不使通行而困窮者豈以我未知乎　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種之為稼斂之為穡言良農能善種之未必能斂穫之　良工能巧而不能

為順言良工能巧而已不能每順人之意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顔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顔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顔氏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宰主財者

言志之同也也為女主財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

范雎字叔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辯言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即卷以簀置厠中賔客飲者

醉更溺雎故僇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簀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

後漢樊宏少有志行王莽末義兵起劉伯升與族兄賜俱將兵攻湖陽城守不下賜女弟為宏妻湖陽由是收繫宏妻子令出譬伯升宏因留不反湖陽軍師欲殺其妻子長吏以下共相謂曰樊重子父禮義恩德行於鄉里雖有罪且當在後會漢兵日盛湖陽惶急未敢殺之

遂得免脫後至光祿大夫位特進

來歙光武祖姑之子光武甚親敬之數共往來長安漢兵起王莽以歙劉氏外屬乃收繫之賓客共篡奪得免

寒朗字伯奇魯國薛人也生三日遭天下亂棄之荆棘數日兵解母往視猶尚氣息遂收養之後至清河太守

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岐少明經有才藝年三十餘有重疾臥蓐七年蓐寢蓐也聲類曰蓐薦也其後疾瘳為京兆功曹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玹玹音玄為京兆虎牙都尉郡人

以玹進不遜德皆輕侮之岐及從兄襲又數為貶議玹深毒恨玹為京兆尹岐懼禍及乃與從子戩逃避之玹果收岐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岐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安丘孫嵩藏岐複壁中數年岐作尼乜歌二十三章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公卿舉岐擢拜并州刺史坐黨事免靈帝初復遭黨錮十餘歲中平元年四方兵起詔選故刺史二千石有文武才用者徵岐拜議郎車騎將軍張温西

征關中請補長史别屯安定大將軍何進舉為燉煌太守行至襄武岐與新除諸郡太守數人俱為賊邊章等所執賊欲劫以為帥岐詭辭得免展轉還長安岐還至陳倉復遇亂兵裸身得免在草中十二日不食也

杜林扶風茂陵人也初為郡吏王莽末盜賊起林與弟成及同郡范逡孟冀等將細弱俱客河西道逢賊數千人遂掠取財裝褫奪衣服拔刃向林等將欲殺之冀仰曰願一言而死將軍知天神乎赤眉兵衆百萬所向無

前而殘賊不道卒至破滅今將軍以數千之衆欲規霸王之事不行仁恩而反遵覆車不畏天乎賊遂釋之俱免於難後至大司空

魏郭淮為征西將軍都督雍凉諸軍事淮妻王凌之妹凌誅妹當從坐御史往收督將及羗胡渠帥數千人叩頭請淮表留妻淮不從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不忍視乃命左右追妻於是追者數千騎數日而還淮以書白司馬宣王曰

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無五子亦無淮也今輙追還若於法未通當受罪於主者覲展在近書至宣王亦宥之

蜀裴儁字奉先魏尚書令潛弟也儁姊夫為蜀中長史儁送之時年十餘歲遂遭漢末大亂不得還既長知名為蜀所推重也

吳黄蓋字公覆隨周瑜拒曹公於赤壁為流矢所中時寒墮水為吳軍人所得不知其蓋也置廁牀中蓋自彊

以一聲呼韓嘗嘗聞之曰此公覆聲也向之垂涕解易其衣遂以得免後至武鋒中郎將

晉王尼字孝孫辟車騎府舍人不就值雒陽陷避亂江夏時王澄為荆州刺史遇之甚厚尼早喪婦止有一子無居宅惟畜露車有牛一頭每行輙使子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常歎曰滄海横流處處不安也俄而澄卒荆土饑荒尼不得食乃殺牛壞車煑肉噉之既盡父子俱餓死

摯虞流離鄠杜之間轉入南山中糧絶餓甚拾橡實而食之後得還洛歷光禄勲太常卿及洛京荒亂盜竊從横人饑相食虞素清貧遂以餧卒

鮑靚為南海太守嘗行部入海遇風饑甚取白石煑食之以自濟

南燕慕容超字祖明德之兄北海王納之子時慕容垂起兵山東苻昌收納及諸德子皆誅之納母公孫氏以老耄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决囚之于郡獄獄掾呼延

平德之故吏也嘗有死罪德免之至是將公孫及段氏逃于羌中而生超焉年十歲而公孫氏卒臨終授超以金刀曰若天下太平汝得東歸可以刀還汝叔也平又將超母子奔于吕光及吕隆降于姚興超又隨凉州人徙于長安

宋江謐字令和父徽宋尚書都官郎吳令為太祖所殺謐繄尚方孝武平京邑乃得出後至左戶尚書

王懿字仲德父苗事苻堅為二千石及堅敗仲德年十

七與兄㪚同起義兵與慕容垂戰敗仲德被重創走與家屬相失經大澤不能前困卧林中忽有青衣童兒騎牛行見仲德問曰食未仲德告饑兒去頃之復來携食與之仲德食畢欲行㑹水潦暴至莫知所之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號號訖銜仲德衣渡水仲德隨之獲濟與㪚相及渡河至滑臺復為翟遼所留使為將帥積年仲德欲南歸乃奔太山遼遣騎追之急夜行忽有炬火前導仲德隨之行百許里乃免後至徐州刺史

朱脩之為司徒從事中郎後隨到彦之北伐彦之自河南迴留脩之戍滑臺為虜所圍數月糧盡將士熏鼠食之遂陷於虜初脩之母聞其被圍既久常憂之忽一旦乳汁驚出母號泣告家人曰吾今已老忽復有乳汁斯不祥矣吾兒其不利乎後問至脩之果以此日陷没元魏嘉其守節以為侍中妻以宗室女脩之潛謀南歸妻疑之每流涕問其意脩之雖嘉其義終竟不告也後鮮卑馮宏稱燕王都黄龍元魏伐之脩之與同没人邢懷

明並從又有徐卓者復欲率南人竊發事泄被誅脩之懷明懼奔馮宏宏不禮留一年會宋使傳詔至脩之名位素顯傳詔見即拜之彼國敬傳詔謂為天子邊人見其致敬於脩之乃始加禮時魏屢伐宏或說宏遣脩之歸求救遂遣之泛海至東萊遇猛風柁折垂以長索船乃復正海師望見飛鳥知其近岸須臾至東萊元嘉九年至京邑以為黄門侍郎

梁沈約字休文父璞淮南太守璞元嘉末被誅約尚幼

潛竄會赦免既而流寓孤貧後至尚書僕射

范雲起家郢州西曹書佐轉法曹行參軍俄而沈攸之舉兵圍郢城父抗時為府長流入城固守留家屬居外雲為軍人所得攸之名與語聲色甚厲雲容貌不變徐自陳說攸之乃笑曰卿定可兒且出就舍明旦又召令送書入城城内或欲誅之雲曰老母弱弟懸命沈氏若違其命禍必及親今日就戮甘心如蘇長史柳世隆素與雲善乃免之後至尚書令

裴邃舉秀才對策高第奉朝請東昏踐祚始安王蕭遥光為撫軍將軍揚州刺史引邃為參軍後遥光敗邃還壽陽值刺史裴叔業以壽陽降魏州之豪族皆被驅掠邃遂隨衆北徙魏宣武帝雅重之以為司徒屬中書郎魏郡太守魏遣王肅鎮壽陽邃固求隨肅密圖南歸天監初自拔還朝除後軍諮議參軍

袁昂父顗為雍州刺史泰始初舉兵奉晉安王子勛事敗誅死昂時年五歲乳媪携抱匿於廬山會赦得出猶

徙晉安至元徽中走還時年十五後至司空

陸襄為度支尚書太清二年侯景舉兵圍宫城以襄直

侍中省三年三月城陷襄逃還吳賊尋寇東境景將宋

子仙進攻錢塘海鹽人陸黯舉義有衆數千人夜出襲

郡殺偽太守蘇單于推襄行郡事淮南守文成侯蕭寧

逃賊入吳襄遣迎寧為盟主遣黯及兄子映公帥衆距

子仙子仙聞兵起乃退還與黯戰黯敗走吳下軍聞之

亦各奔散襄匿于墓下一夜憂憤卒時年七十

賀琛為中軍宣城王長史侯景陷城琛被創未死賊求得之輿至闕下求見僕射王克領軍朱异勸開城納賊克等讓之涕泣而止賊復輿送莊嚴寺療之明年臺城不守琛逃歸鄉里其年賊冦會稽復執琛逼出以為金紫光禄大夫卒

劉峻字孝標父珽宋始興内史峻生朞月母携還鄉里宋泰始初青州陷魏峻年八歲為人所畧至中山中山富人劉實愍峻以束帛贖之教以書學魏人聞其江南

有戚屬更徙之桑乾齊永明中從桑乾得還後至荆州
戶曹參軍
陳徐陵弟孝克梁太清初起家爲太學博士至孝遭父
憂殆不勝喪事所生母陳氏盡就養之道梁末侯景寇
亂京邑大饑餓死者十八九孝克養母饘粥不能給妻
東莞臧氏領軍將軍臧盾之女也甚有容色孝克乃謂
之曰今饑荒如此供養交闕欲嫁卿與富人望彼此俱
濟於卿意如何臧氏弗之許也時有孔景行者爲侯景

將頗富於財孝克容因媒者陳意景行多從左右逼而迎之臧氏涕泣而去所得穀帛悉以供養孝克又剃髮為沙門改名法整兼乞食以充給焉臧氏亦深念舊恩數私致饋餉故不乏絶後景行戰死臧氏伺孝克於途中累日乃見謂孝克曰往日之事非為相負今既得脫當歸供養孝克默然無答於是歸俗更為夫妻

周豫玄宏正子也年十四與父俱載入東乘小船渡岸見藤花宏正挽之船覆俱溺宏正僅免豫玄遂得心驚

疾

後魏崔衡長子敞宣武初為鉅鹿太守弟朏之逆也敞為黄木軍主韓文殊所藏其家悉見籍沒唯敞妻李氏以公主之甥自隨奴婢田舍二百餘口得免正光中普釋禁錮敞復爵

崔玄伯初為苻堅著作佐郎堅亡避難於齊魯之間為丁零翟釗及司馬昌明叛將張願所留縶郗軒歎曰斯人而遇斯時不因扶揺之勢而與鷃雀飛沉豈不惜哉

賈彞初仕慕容氏歸埀為驃騎長史埀太子寶兵敗被執道武即位拜尚書左丞甚見委用天賜末彞請詣温湯療病為叛胡所拘執送於姚興積數年遁歸又為屈丐所執與語悅之拜秘書監卒太武平赫連昌子秀迎其尸柩葬于代南

李孝祖祖敷以罪誅孝祖以年小藏免後敷妻崔氏得出宫養之至平凉太守

陰道方為荆州刺史李神儁長流叅軍正光末梁簡文

遣其軍主曹義宗等擾動邊蠻神僞令道方馳傳向新野處分軍事於路為蠻所掠送於義宗義宗又傳致襄陽仍傳於梁武梁武因之尚方孝昌中始得還國

劉芳字伯友彭城人也後伯父宋東平太守遜之父邕同宋劉義宣之事身死彭城芳隨伯母房逃竄青州會赦免舅元慶為宋青州刺史沈文秀建威府司馬為文秀所殺芳母子入梁鄒城慕容白曜南討青齊梁鄒降芳北徙為平齊民時年十六後至太常

郭祚父洪之坐崔浩事被誅祚亡竄得免弱冠州主簿刺史孫小委之書記又太原王希逸妻之以姪共相賙恤得以饒振後為征西將軍雍州刺史

楊藻為瀛州安東府長史以年老歸家闔門不關世事孝昌中在鄉為賊帥杜洛周所囚發病卒

北齊王晞為大鴻臚開府儀同三司及晉陽陷敗與同志避周兵東北走山路險迴懼有土賊而晞温服膏粱曾不廢行侶尤之晞曰莫尤我我行事若悔久作三公

矣

魏收初仕後為太學博士及爾朱榮於河陰濫害朝士收亦在圍中以日晏獲免

後周盧柔為賀拔勝大行臺郎中掌書記及孝武西遷東魏遣侯景襲穰勝敗南奔梁後與勝俱還行至襄陽齊神武懼勝西入遣侯景以輕騎邀之勝及柔乃棄船山行贏糧冒險經數百里時屬秋霖徒侶凍餒者大半幾至於死大統二年至長安封容城縣男

賨𠎝扶風人父畧平遠將軍魏正光末北鎮擾亂𠎝乃隨畧避地定州因沒於葛榮榮欲官畧畧不受榮疑其有異志遂留畧於冀州將𠎝及𠎝兄善隨軍永安元年爾朱榮破葛榮𠎝乃將家隨榮於并州後至太傅

陸通少敦敏好學有志節父政為文帝行臺左丞原州長史通幼從在河西遂逢冦難與政相失通乃自以東歸從爾朱榮榮死又從爾朱兆及爾朱氏滅乃入關後至大司馬

姚僧垣仕梁為湘東王府記室參軍侯景陷宮城逃歸吳興依而景兵大至攻戰累月郡城遂陷僧垣竄避久之乃被拘縶景將侯子鑒素聞其名深相器遇因此獲免後至上開府儀同大將軍

隋劉炫河間人為太學博士以品卑去任歸於河間于時盜賊起穀食踊貴炫與妻子相去百里聲聞斷絕鬱鬱不得志時在郡城糧餉斷絕其門人多隨賊哀炫窮乏詣郡城下索炫郡官乃出炫與之炫為賊所將過下

城堡未幾賊爲官軍所破炫饑餓無所依復投縣城長史意炫與賊相知恐爲後變遂閉門不納之時夜氷寒因此凍餒而死時年六十八其後門人謚曰宣德先生

唐李百藥初爲隋建安郡丞及煬帝被弑展轉沈法興李子通杜伏威軍中備嘗艱苦乃著省躬賦以致其情及高祖遣使江南百藥說伏威迎之後復勸伏威令身入朝渡江至歷陽伏威狐疑中悔將害百藥乃飲以石灰酒因大洩痢而宿病皆除伏威知百藥不死乃書與

輔公祏令殺之賴王雄誕救護得免及公祏反署百藥為吏部侍郎人有言百藥初說杜伏威不聽入朝令又共輔公祏反高祖大怒公祏平趙郡王孝恭得伏威與公祏令殺百藥書奏之高祖意乃稍解詔配涇州為司戶

徐文遠初仕隋為國子博士時洛陽饑饉出城採樵為李密所及密敗復歸王世充其子士會狂悖之人委棄文遠西歸長安王世充大怒絕其廪食此後大餒將死

者數矣復因樵採遇羅士信候騎獲之送入京師復授

國子博士

張玄素蒲州虞鄉人隋末為景城縣户曹竇建德攻陷景城玄素被執將戮縣民千餘人號泣請代其命曰此人清慎殺之乃無天也大王將定天下當深加禮接以招四方如何殺之使善人解體建德遽命釋之署為治書侍御史固辭不受

高士廉隋時坐事謫為交阯朱鳶縣主簿尋屬天下大

亂王命阻絶太守丘和署爲司法書佐郡丞元蕭從橫士也多所交結謀殺和而據縣越以窺天下之變見士廉爲時望所歸亦傾心推結憚其立操不敢以謀告之然蕭竟以事洩爲和所族士廉坐與交通幾危矣和子行淹保明之由是獲免及蕭銑敗高祖遣使狥嶺南武德五年乃與丘和上表歸國追入特蒙顧待拜大將軍路敬淳貝州臨清人也父文逸隋大業末闔門遇盜文逸潛匿草澤晝伏於死人中夜行避難自傷窮梗閉口

不食同侶閔其至性勸以不當滅性搶拾以食之遞負之而行遂免於難後至太子司議郎仍授崇賢館學士

來濟隋左翊衛大將軍榮國公護子也宇文化及之難闔門遇害濟幼逢家難流離艱險後至中書令

韋斌為太常少卿天寶五載右相李林甫構刑部尚書韋堅貶蒼梧太守七載又重貶江夏別駕堅兄弟四人並賜死於貶所姊惠宣太子妃隨子嗣薛王瑜遷於夜郎郡安置斌以親累貶巴陵太守後為銀青光祿大夫

天寶十四載冬安禄山反陷洛陽斌為賊所得偽授黄門侍郎

李彭年為馮翊太守玄宗幸蜀賊陷西京彭年没於賊偽授工部侍郎彭年脅授偽官常憤歎忽忽不得志與韋斌相次而卒

王維為給事中安禄山陷兩京維在西京詐中風失瘖久之賊重其名追赴洛陽偽授給事中

崔器天寶末為奉先令逆胡陷西京器没於賊仍守奉

先居無何屬賊兵同羅叛賊將安守中張通儒並避難藏匿又渭上義兵起一朝聚徒萬人器恐懼憂惶先有賊文牓符牒一時焚之牓名義師欲應渭上軍及通儒出兵使擊渭上軍破賊將崔乾祐先頓蒲同使麾下騎三十人捉器器遂北走靈武

李進為工部侍郎代宗初皇儲為天下元帥平河洛以進參佐時元帥在陝兼統蕃兵迴紇恃功而驕敢恣狠戾進與中書舍人韋少華皆為皮鞭所辱進數月病瘡

僅以全生

段秀實爲安西節度荔非元禮判官邙山之敗軍徙翼城元禮爲麾下所殺將佐亦遇害而秀實獨以智全

馬總字會元扶風人少孤貧好學性剛直不妄交遊貞元中姚南仲鎭滑臺辟爲從事南仲與監軍使不叶監軍誣奏南仲不法及罷免總坐貶泉州別駕監軍入掌機密福建觀察使柳冕希旨欲殺總遣從事穆贊鞫總贊稱無狀總方免死後量移恩王傅

嚴懷志以涇原裨將隨渾瑊會吐蕃背盟懷志等陷沒居吐蕃中十餘年逃入以西諸國為所掠賣又脫走經十餘國至天竺占波國泛海而歸貞元十四年始至温州徵詣京師德宗以懷志處蕃久不欲令出外因之仗內順宗即位乃釋之初懷志之陷父母俱存及歸父母皆没妻嫁他人

吕温者以小吏事崔漢衡貞元初吐蕃背盟漢衡為吐蕃所虜將殺之温趨往以背受之刃吐蕃義之由是與

漢衡俱免及漢衡歸獨留蕃中吐蕃尚浮屠法温因求為僧久之乃得歸亦以習吐蕃事因馬順宗即位得釋與懷志授中郎將

魏義通為黔中觀察使行至涪州泝灘舟壞沉失其所持節及賜馬

梁張儁字彦臣祖父咸有聞於時儁少孤雅自修飾善為五言詩其警句頗為人所稱廣明中黄巢犯京師天子幸蜀士皆竄伏窟穴以保生儁亦晦跡浮泛不失其

道後至兵部郎中監鐵判官

後唐劉岳初少孤以先人官卑羣從之間最不調兩都

喪亂流寓青齊丐食業文厲心苦節後至太常卿

趙鳳幽州人也少為儒天祐中燕帥劉守光與太原爭

霸牽十夫團為軍伍而黥面為文儒者患之多為僧鳳

亦落髪與遊方者雜處後為相終

朱宏昭為文思使與安重誨情不協故罕得居内任天

成二年秋以李嚴為西蜀監軍乃用宏昭為東川副使

嚴至成都爲孟知祥所害宏昭懼求還京師董璋待之
雖厚而嘗猜防伺察宏昭坦懷從命而璋不疑尤重之
會有軍事雖論列乃令宏昭入覲僞辭之不獲遯是免
禍後爲襄州節度使襄州留軍有朽腐甲胄數百宏昭
奏不堪完補詔投之於漢水詔至宏昭集賓佐棄之登
南城依却敵以視無何懸鐘格木朽墮宏昭至城璋絆
之於木左右梯而下之幸無損但喪魄讋氣而已
晉趙瑩爲相開運末虜陷京城瑩從少帝於北塞周太

祖遣尚書左丞田敏報命于契丹過瑩于幽州瑩得見
華州人悲悵不已謂田敏曰老身漂零寄命於此近聞
室家喪逝弱子無恙蒙中朝皇帝倍加存䘏東京舊第
本屬公家亦聞優恩特給善價老夫至死無以報效於
是南望稽首涕泗横流先是漢初以晉入蕃將相第宅
賜隨駕大臣以瑩第賜太祖太祖名瑩子前刑部郎中
易則告之曰所賜第除素屬版籍外如別有契劵已所
置者可歸本直即以千餘緡遺易則易則惶恐辭讓太

祖堅之乃受故瑩言及之未幾瑩卒於幽州瑩初被病
遣人祈告于虜主願歸骨於南朝使覊魂幸復鄉里虜
主閔而許之及卒遣其子易從及家人數輩護喪而還
仍遣大將送至京師太祖閔瑩死于異域而知夷狄亦
不能違物性歸其喪柩感歎久之仍賜其子絹五百疋
以備喪事令歸葬于華陰故里
華温琪年始二十長七尺餘唐廣明中黄巢為亂掠為
紀綱從巢南犯交阯西陷長安僞署温琪供奉都知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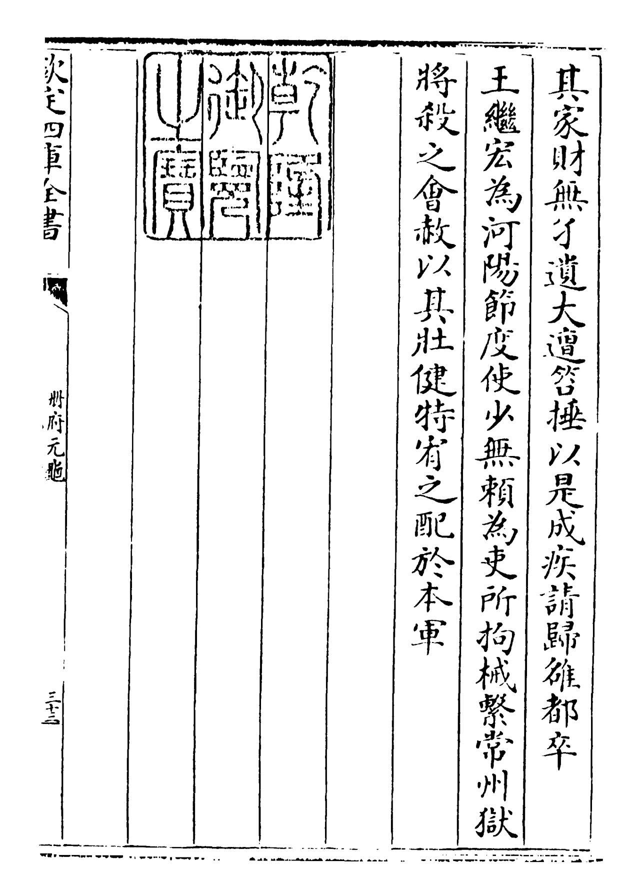
既得志習平時官者故態毎肩舁出入以自奉及巢敗奔至滑臺以形貌魁岸懼不自容乃投白馬下流俄而浮至淺處會行人救免又登桑自經枝折墜地不死至夜胙縣界有田父見温琪非常人也遂匿於家經歲餘漢龍敏初唐莊宗平河雒徵為司門員外郎以家貧乏養求為興唐少尹踰年丁母喪退居鄚下會趙在禮據鄴城以敏鄉人强起令署事又為亂軍所迫敏不敢拒明年在禮鎮浮陽敏復居喪制

周馮道唐天祐中劉守光辟為幽州掾嘗以利害箴守光守光怒寘於獄中後仕晉為相晉末北虜犯闕廻虜先留馮道與李崧和凝文武官等在常山以閏七月二十九日虜中有偽詔追崧令選朝士十人赴木葉山行事虜帥解里召道等至帳前所欲諭之崧偶先至見其旨懼形於色解里將以明日與朝士齎遣之崧乃不俟道與凝先出既而相遇帳門之外因與分首俱歸俄而李筠等縱火與虜交鬭鈹槊相及是日道若齎至與解

里相見稍躊躇則悉為俘矣時論者以道在布衣有至行立公朝有重德其陰報昭感多此類也

劉皡初自魏博歸于唐莊宗梁將劉鄩自梁欲乘虛襲太原軍至樂平時皡客於縣舍為鄩軍所俘髡其髮謝彥章許之知其學儒禮之謂其鄉人劉去非曰為公得一宗人令皡見之去非詢其爵里乃親族也對泣久之自是隨去非容于彥章門下後至衛尉卿

安叔千為太子太師叔千以都城內難之際軍士未戢



其家財無孑遺大遭笞捶以是成疾請歸雍都卒

王繼宏為河陽節度使少無賴為吏所拘械繫常州獄將殺之會赦以其壯健特宥之配於本軍

冊府元龜卷九百四十